

# 序

## 如釋重負·若有所失

總編輯

彭瑞金

靜宜大學的台灣文學年鑑編輯團隊，自2002年夏天接受年鑑的編輯任務以來，三年間，已連續完成了2001、2002、2003和這本2004年的「台灣文學年鑑」編製重任。在我們編製的第四本「台灣文學年鑑」出版前夕，獲知主管本項業務的「國家台灣文學館」，將收回年鑑的編輯業務，不再招標外製，我個人覺得如釋重負。

但從另一個面向想，三年前，我們的確是抱著捨我其誰的台灣文學人情懷參加「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」關於這項業務的招商競爭。為了參與競爭，我們的確做了許多自我評估和行動準備，我們的確想在「台灣文學年鑑」的編製史上，對文學年鑑的規格、體式到精神座標，有所建樹。

記得，時任中文系主任的本案總策劃鄭邦鎮教授，為此召開了好幾次的會議協商，以及人事的佈署，場地、設備的「無中生有」，無一不顯示他個人接任年鑑編製大業的決心，最重要的是他想為「年鑑編製」培育人才、建立「年鑑學」的遠見；不僅身體力行，在靜宜、東海、中興等校開設相關課程，也在靜宜中文系設計相關課程，敦請專人開授。

三年來，我們可以自信也自負的向委託單位和整個台灣文學界宣告，我

們的確竭盡熱忱也竭盡智能，把台灣文學年鑑帶到一個全新的境界，「如釋重負」也是我們向自己心裡說的話。

年鑑的編製，在團隊的每一個人，都是從零開始，但我們抱持的是，嚴肅的「年鑑學」建構做為我們的起點，除了動員校園裡的全部台灣文學相關能量，有全部的台灣文學相關課程的教師、研究生、修習台灣文學課程的學生，還有人文科、資訊系的師生，相信在盡力吸納校園的台灣文學能量的同時，我們也在校園裡開發了台灣文學的新能量；有些學生或其他學系的師生，也因參與年鑑的工作而認識台灣文學。雖然我無法以量化的數據說明此一能量的強度，但台灣文學在靜宜大學的校園，因我們接編年鑑而有所「運作轉動」的跡象，是十分明確的，不可否認的，這是我們因編製年鑑的最大收益。

不過，我們從未忽略，台灣文學年鑑是屬於全體台灣文學人的前提，就人力許可的範圍內，到鄰校開課，傳佈年鑑訊息，發掘人才，邀請全國各校相關系所的教師、研究生參與資料蒐集、撰稿等工作。正如，我們從來不敢忘記年鑑的主人是台灣的作家、研究者一樣，我們也不希望不在學界的作家朋友，自外於年鑑的編製隊伍。

從 2001 年的年鑑編製以來，每一年年鑑的製作，動員的蒐集資料，編輯、校對，光碟版、網路版製作，撰稿、翻譯，審查的人員，遍及國、內外每個角落，不下數百人次；成書後版權頁反映出來的工作人員名單，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，即是合約內最基本負責人員而已。藉此機會，我也要為許多為年鑑出了力的「無名英雄」致上最深的歉意和最真摯的謝意。

我個人對年鑑的編製，有一個小小的野心，我不希望年鑑只是忠實的文學日記，我希望藉年鑑編製的過程，把過去一年的整個台灣文學界，好好翻動一下，從翻動中產生新的前進能量。盡可能地讓各個層面的台灣文學人參與其事，是我們的立場；期待年鑑能為台灣文學帶來新的能量，是我們的自我期許。三年來，我們已經習慣把台灣文學界的一切，和我們的生活及研究連結在一起。在即將畫下句點的前夕，確有若有所失的感覺，不過，不同於實際可以量測度衡的得失，只是對台灣文學關注情懷的不捨，我們將不再扮演守候台灣文學的衛士一樣，守候著它的點點滴滴了。

台灣文學館成立了，「台灣文學年鑑」回到館方來負責，是回家，我們以「如釋重負」形容卸下編製重担的心情，也有完成護持它回到家的任務而放心的意思。即使編製不再是我們的責任，也仍然期待未來的年鑑扮演台灣文學能量釋放中心的角色，稍稍彌補過去台灣文學的蒼白和空缺。「國

家台灣文學館」是眾所矚目的台灣文學發展中心，當然值得大大放心。

令人欣慰的是，大概是我的若有所失也感染了靜宜的年鑑編輯團隊，他們在總策劃的帶領下，已經做出了決定，不但要保留因編製年鑑架設的對外聯絡平台，正積極籌劃更完整、更多元、更豐富，可以和台灣文學界更熱絡聯繫的管道——台灣文學電子報，一方面做為台灣文學資訊交換、討論的園地，一方面也做為編製民間、網路版「台灣文學年鑑」的預備，也許當「2005 台灣文學年鑑」國家台灣文學館的官方版出版時，可以多一個我們民間版的參照。無論如何，「台灣文學年鑑」走過靜宜，我們要把「年鑑學」留在靜宜。「台灣文學年鑑」能留下如是雋永的足跡，作為一個台灣文學人，快慰莫大於是。

在此，我們也要自豪地說，「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」將年鑑的編製第一次委由學術單位辦理，由靜宜團隊得標承辦，是正確的選擇。我們承辦的理想和心得，就是把台灣文學散播和植根校園，讓「台灣文學年鑑」的編製，成為某些人不計一切也要去做的一件事，令我們引為無上光榮的最高成就。我們堅持的，年鑑的編製不是一本書的完成而已，這點我們做到了。在這裡，我要鄭重感謝所有的團隊夥伴，和我渡過共同學習的美好歲月。

「2004 台灣文學年鑑」，雖然是我們同一團隊編製出來的第四本年鑑，

我們卻無意率由舊章，仍然不放棄精益求精的改革。首先，我們以為「年鑑」作為一種歷史紀錄的體裁，一定要體式俐落嚴謹，一方面要有歷史記載的使命，不要遺漏任何足資紀念、記憶的文學大事。但另一方面，也應具備鑑識大事小事、重要事、不重要事之功能。我們做了總量管制，不希望「年鑑」的頁數逐年增胖。其次，也將「年鑑」的外貌、五官，做了若干的修飾，希望這一年的「年鑑」樣貌更為眉清目秀，體態更為俊挺、婀娜。除了序、跋、凡例、目錄、版權頁、編輯人員名錄之外，全部內容由2003年的六大項縮減為五大項，分別為「壹、2004 台灣文學大事紀」、「貳、綜述」、「參、文學資訊」、「肆、名錄」、「伍、索引」。把過去報導和評論，特別是人物、出版的報導和評論，界線定義不俐落的現象，予以嚴謹化了。

「大事紀」的體式沒有變動，只是條例規範更加嚴密，篇幅也較前精簡。

「綜述」變動較大，這個部分，評論性較強，是開放給專業人士的論述區，基本上屬於文責自負，不代表本年鑑編製團隊立場的言論，然而和作者間已有高度的默契，即使有所批評，也會對事不對人，免生爭議。本項又分十個細目，一至七目，分別就一年來的整體文學界概況、小說、新詩、散文、兒童文學、戲劇、民間文學、教育及學術研究、出版等九個面向探討過去一年間，各該文類或文學事務

的發展狀況。這是「年鑑」裡，負起「鑑」的重要功能的部分。

至於「台灣文學概況評述」，主要是想觀察整體台灣文學發展趨勢，以及文學與時代、社會的互動，為了避免主觀，特別以問卷調查的方式，請各界人士票選年度十大文學事件，以得票結果提供專人撰文。不可諱言的，雖然我們有力求客觀看文學的想法，票選的結果能代表多少文學界的共識，我們沒有絲毫把握。我們只能說，未盡客觀的觀察也是一種觀察，仍然有其參考的價值。

第八目「台灣文學風雲錄」報導一年間重要的文學新聞人物，大都是本年度內獲得重要文學成就獎項的得獎人。

第九目「懷念作家」，為年度內離開大家而去的逝世作家。第十目為「文學交流道」，在性質上，稍顯駁雜，原始的編輯構想，是要呈現台灣文學的外譯、台灣文學出版品的外銷、國外台灣文學研究機構及研究成果的介紹、評論，乃至爭執議論等等。但這是可遇不可求、不能憑空創造或指派的事，很難盡如人意。我們把它安置在「綜述」的最後，而不置於「概況」之列，就是因為它的不確定「存在」；把作家出訪、研究者的交流也放在這裡，也是這個原因。本年度有法、德的、美國的、日本的台灣文學交流消息，算是豐收了。

「文學資訊」定位為一年裡新生的或有變動的文學消息，有新書出版目

錄、兒童文學新書要目、報刊、雜誌刊行作品要目、課程、教師、博、碩士論文、文學會議、文學獎、文學營隊，凡是會變動的年度性資訊，都放在「資訊」一欄裡。相對的，不會變動或不易變動的訊息，就放在「名錄」裡，包括台灣文學相關的教學、研究單位，文學性機構，出版機構、廣播、電視節目，網站等。我們把有關出版現象的討論化約在一年度的出版概況裡討論，也將過去主觀凸顯某些出版品的情形，還回客觀的出版概況了。

將「名錄」與「文學資訊」分開，避免查閱的混淆，也是經由深思和反覆討論的決定。「名錄」極少變動，「資訊」日新月異，諸如此類的思考，無非不是基於使用者方便的設想。「索引」方面，除了前此已有的人名、書名、圖片三種索引之外，今年又增加了第四項「專門術語」。大體而言，讓年鑑看起來眉目清晰，提供更完整、充實、正確的年度文學資料檢索功能外，又能便捷使用，是我們 2004 年的改進目標，相信我們做到了。

也許四年來的「台灣文學年鑑」呈現的是未盡一致的風格，我相信那只是形式、外表的差異，也是一種進步，因為，從一開始我們就掌握到了「年鑑」的本質，力求客觀、全面地將一年間的台灣文學活動的過程及成果、記錄呈現出來，這項年鑑的主要功能原則，我們從未失守，也絕不退怯。的確，在這三年間，我們遭逢過一些以文學的普遍性和藝術性為說詞的批

評，挑戰我們以台灣主體不能失守的編輯原則，但我肯定我們的堅持，已十足可以做為日後台灣文學年鑑編製時的「抗體」。儘管如此，我們還是把許多不同立場人士的批評和建言聽進去了，不斷地作體式的修改，也是想在有限的容量裡，做到最大的包容。

當然，我們也體認到一項事實，在力求包容更多更廣的同時，「年鑑」的鑑識作用，仍是編輯人無可退避的守則。因此，當我們聽到有關缺漏的訊息時，固然一定以誠摯之心，感謝提供訊息的朋友，但也有不少是限於年鑑容量的割捨，其間分寸的拿捏，一直是我們編輯人的最苦。譬如，「年鑑」容納了兒童文學而缺乏「流行文學」、「武俠」，而我們做出了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選擇。坦白說，這並不具絕對客觀、公平的理由。我只能說，因為「年鑑」容納了兒童文學之後，再也容納不了其他。這不僅只是紙本篇幅的問題，也包括了計畫配置的人力。如果可能，兒童文學年鑑也應獨立編製。在即將卸下年鑑編輯重負之際，交代這些瑣細，主要是有感於我們從零基出發的「台灣文學年鑑」編輯經驗之旅，讓我們對年鑑編製立足台灣學術，仍有太多的期許。